

# 雛鳳們，展翅吧！



訪問：小思、阿慧、阿蒙、顧耳、川停  
 紀錄：顧耳、川停  
 攝影：阿左

## 雛鳳一席話

我們來到嵩雲閣，梅雪詩已經坐在那長方形的餐桌上，一身黑色的毛衣，掛上一條銀項鍊，比想象中還要素淡。看見我們來了，馬上起來，像主人一樣歡迎我們。小思跟雛鳳們是很熟的朋友，但我們幾個文美的編輯，則只是第一次或第二次跟他們在台下見面，所以梅雪詩就很客氣的為我們張羅着飲品。過了不久，其他三位雛鳳也來了。一看見小思，就簇擁過去，談這談那，她們跟小思，大概很久沒有見面了吧。小思一直非常關心她們的藝術生活，難怪她們對小思也這麼親切，這麼熟落。

大家都坐下來了。龍劍笙，的確有一份男子的英氣，話最多，也最「生鬼」。朱劍丹，戴上眼鏡，簡直像一位教師，老誠而和藹可親。言雪芬不像男孩子，但有很爽朗的性格和談吐。她們都叫梅雪詩做「阿嚟」。但是我們都覺得阿嚟並不很嚟。相反，我們覺得她有一份成熟的女性的風範。每句說話，每個動作，都很有尺度。

主持訪問的阿蒙，在我們的編輯中，她是很「生鬼」的一個，又是女孩子，因此很快就跟雛鳳們熟落起來，所以我們下面的訪問，就不像是一個「正襟危坐」的訪問，而是一次朋友熱烈的聊天了。

但我們很滿意。因為這樣親切的交談着，我們對於台上和台下的雛鳳，都有更多的了解。

雛鳳們成名了，她們從師父那裏學來的嚴謹、認真的態度獲得了觀眾的讚賞。最難得的是，雛鳳不但擁有中年、老年的觀眾，她們還



龍劍笙



梅雪詩

擁有年輕一代的觀眾。七十年代的年輕人，大部份都會喜歡那些手抱電結他，口唱流行曲的新潮歌手吧。可是卻有一班七十年代的青年，被雛鳳的粵劇藝術吸引過來；他們成了雛鳳的戲迷，雛鳳成了們心儀的形象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了。於是阿蒙就問：

「據說，現在喜歡看粵劇的，都是中年以上的觀眾了，為什麼有這麼多年輕朋友愛看你們的戲呢？」

「我們也沒有認真研究過。也許因為大家都是年輕人的緣故吧」龍劍笙說。

「我們都知道，你們學演戲，實在是很艱苦的。別看你們在舞台上一舉手、一投足、一關目那麼瀟灑自如，實際上都經過很長時間的訓練，再加上你們從小就離開學校去學戲，在家庭方面，生活方面，所受到的壓力，一定不小。就請你們談談你們的奮鬥史，這對年輕的朋友們，應該會有參考的價值的。」

「對，你們每個人都要講，一個一個輪着，講自己的體會。」小思附和說。

「這個你都知道啦，不如由你代我們答好不好？」龍劍笙說這句話的時候，倒是女孩子味十足。但她想了一想，還是自己說了：「最初我們進仙鳳鳴的訓練班並不是學做戲的。我們學跳舞。你曉得嗎？我們原都是『舞女』！」（大家忍不住都笑起來了。）「仙鳳鳴演『白蛇傳』，需要一班女孩子跳舞，我們就去應徵做『舞女』了。」

「你們那時有多大？」顧耳問。

「我想是十一、二歲左右。」

「這麼年輕。那是你們自己應徵還是大人建議的？」

「兩種情況都有。我家裏很支持我。」龍劍笙說。

「我就不一樣了，家裏一直都不大同意，雖然不至於吵鬧，但父

母是不大高興的，甚至現在都是這樣。不過我也『老』了，不做戲，也不能幹別的了。」梅雪詩一直很嚴肅的說着，但說到那『老』字卻笑起來，大家也被她引笑了。

「你們是不是一開始就學演戲？」

「不是的，最初只是學舞。師父請了一位舞蹈老師來教我們基本功。這位老師很嚴，每個動作都要求我們做得很正確，做不正確就要打。」龍劍笙說。

「你知道，對練舞來說，十一、二歲已經嫌年紀太大了，有一些動作，難度很大，例如坐一字馬，我們坐不下去，老師便用力把我們硬壓下去，痛得眼淚直流。」梅雪詩猶有餘悸的說。

「許多時練完了舞，手腳都發藍了，大概斷了不少微絲血管。」言雪芬也回味着那份痛楚。

「這麼辛苦，大人又反對，你們竟然能堅持下去？」阿蒙問。

「事實上很多人都捱不下去，退出了。應徵的有四十多人，結果只有二十四人參加白蛇傳的演出。」朱劍丹說。

「你們為什麼能堅持呢？」

龍劍笙望望旁邊的梅雪詩，搖搖頭：「我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不走。你呢？」

「我想，那是因為我們的確很喜歡大戲吧。」梅雪詩說。

「你們那時候是不是狂迷任姐和仙姐？」

「也說不上是『狂迷』，但很喜歡看大戲，特別喜歡看她們演。其實我們當時跟本沒有錢看真人演出，只是看電影吧了。」

「你們在什麼時候才正式開始學戲？」顧耳問。

「我們正式學戲，是在一九六三年，師姐李居安從台灣回來以後。師姐幫着師父，訓練我們。」梅雪



朱劍丹

詩說。

跟着雛鳳們就告訴大家這以後的發展。原來他們一九六一年演完了「白蛇傳」之後，六五年才第一次正式演粵劇，當時只是演折子戲，同時雛鳳鳴劇團也正式成立了。一九六八年，第一次演全本的粵劇「辭郎洲」。（當時我們一些朋友都去看了，大家都覺得不錯，很值得鼓勵。）演完了「辭郎洲」，停了好幾年，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再有演出的機會。這次演出的劇目是「英烈劍中劍」。此後每年都有演出。

從六八年到七三年這一段時間，雛鳳們說是她們感到最苦悶和最困難的日子。

「在這一段日子當中，我們只是一味練、練、練，雖然練得好也有師父稱讚，但是總是想有機會上台去嘗試一下……」龍劍笙說。

「練功的辛苦，我們那時都不覺得怎樣，反而停下來，沒有機會演出，使人等得好苦悶。家人常常追問什麼時候才開戲，很擔心我們的前途。」

「那時候你們的生活費是誰負擔的？」顧耳問。

龍劍笙作出一副可憐相，把手伸向梅雪詩那邊：「像這樣，向家裏伸手拿。」

「有時自己也找些散工做。我有一個時期曾經替人家核過賬。」朱劍丹說。

「現在你們的演出費可以維持生活了吧。」

「基本可以維持了。不過要看演出時間的長短，如果演出時間不長，所得的酬勞有時還不夠置戲服呢。」言雪芬說。

「你們現在每年演出的次數多不多？」

「不算很多。一方面是場地有問題，另一方面是劇本。排新戲不容易，找不到理想的新戲本；舊戲

演得太密，觀眾會看厭。」梅雪詩說。

由此看來，雛鳳們現在的生活，也還是艱苦的。雖然她們已經成名了，但是她們覺得在粵劇藝術的道路上，還有不少高峯要攀越。每一次登台，她們總是非常緊張。因為她們不是像傳統的粵劇演員那樣，由梅香這樣的角色一步步的鍛煉出來，舞台經驗少，時時戰戰兢兢，害怕出錯。尤其是演師父的戲寶的時候，她們的負擔就更重。師父的演出，給觀眾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，很自然就會將她們的演出跟師父比較，一比較，就會發現她們這裏也不夠，那裏也不夠。

「聽說你們師父也很緊張，是嗎？」阿蒙問。

「每次我們演出，任姐都在台下看，仙姐則在後台張羅這樣那樣，協助我們出場。她們有時會在戲院各個角落去聽聽聲響效果，也聽聽我們的聲量。有一次在利舞台演出，任姐還爬上三樓去聽。」龍劍笙說。

「師父看我們演戲，我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。一方面怕他們看，因為演錯了會捱批；另一方面又很希望他們看，因為他們的意見，對我們有益，使我們進步。」梅雪詩說。

「你們都說很緊張，究竟緊張成什麼樣子？」

「我會夢見自己失場。」龍劍笙說。

「有時則夢見自己臨出場時找不到戲服。」梅雪詩說。朱劍丹和言雪芬也說有類似的惡夢。

「在你們演出的經驗中，有什麼事情使你們留下深刻的印象？」

「我想，印象最深刻就是忘掉了曲詞的時候了。那時真急得要哭起來。」梅雪詩說。

「我則像魂遊四海一樣，眼前



言雪芬

白茫茫一片。」龍劍笙說。

「不過這種情形，只是在南洋帶演出才有。因為那邊要求每晚演不同的戲，有些是臨時排的，實在記不了那許多曲詞。」言雪芬說。

「像你們這樣，豈不是要啃上很多曲詞嗎？難不難？」

「常常要『咪』通宵，想起來，真是比考試還要苦。」梅雪詩說。

「師父是否要求你們像他們那樣演法？」一直未開腔的阿慧，發了第一個問題。

「不。師父時常叫我們不要模仿她們。因為這樣學得更好，也不過像她們那樣吧了，不能更進一步。」梅雪詩說。

「師父常常說，她們只是帶我們上路，以後的道路，還得靠我們自己去找去摸索。」言雪芬補充說。

「不過觀眾總是覺得龍劍笙似任姐，梅雪詩似仙姐。」阿蒙說。

「也許是我們看師父的戲看得多了，目染耳濡，舉手投足，也就相似了。」龍劍笙說。

「也許你們應該多演新戲，爭取更多塑造角色，創造個人風格的機會。」顧耳說。

龍劍笙和梅雪詩點點頭，表示同意。不過演新戲實在不容易，主要是新劇本難找。阿慧建議她們改編國內一些演歷史人物的劇本，雛鳳們也覺得這是一個辦法，只是改編劇本也不簡單啊！

「師父對你們這樣用心教導，是不是對你們寄以重任，希望你們把粵劇藝術發揚光大呢？」顧耳問。

「那裏談得上，如果我們演戲演得中規中矩，師父已經很開心了。」龍劍笙說。

雛鳳們實在太謙虛了，假如她們一直保持這種認真、嚴謹的態度，這種樸實好學的作風，對於粵劇藝

術的發揚，應該是可以加一把力的。

我們想：粵劇有待改良的地方仍有很多，除了唱腔、音樂、舞台功架之外，從內容以至舞台上各種效果，都應該輸入一些更新、更進步的觀念。從雛鳳的演出看來，她們是肯接受新東西的。希望她們多觀摩其他各類舞台的演出，吸入一些有益的東西，改革、豐富我們的粵劇藝術。我們這樣寄望於雛鳳，一方面是由於她們年輕，有幹勁，一方面也由於粵劇的主要演員，往往要兼担編導的責任。我們期待着雛鳳們展翅高飛！